



小河結了冰

程柱石 著



小河結了冰

曹冰 著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6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短篇集，共包括四个短篇。其中“小河結了冰”，描寫一个老社員疼惜自己一直保养得很好的船只，不舍得讓別人使用，然而事实告訴他：其他社員也同样爱护社里的財物；“老瓦匠和他的女徒弟”，描寫一个大胆潑辣而又热爱劳动的女孩子，她刻苦学习的精神，感动了老瓦匠，成了老瓦匠的好徒弟；“擺渡老刘”，描寫一个老船工的身世、生活以及他对于造桥的思想变化；“老規矩”，描寫給小孩子“做生日”时，按当地風俗而造成的浪費，并給予批判。

小 河 結 了 冰

程 柱 石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零壹壹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書号 1171

开本 787×1092 精1/32 印張 1 5/8 字数 31,000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8,000 定价(6) 0.15 元

目 次

小河結了冰	1
老瓦匠和他的女徒弟	14
擺渡老劉	32
老規矩	45

小河結了冰

臘月里，运河灘上刮着小北風。河岸上，光禿禿的白楊、垂柳、胡桑，在北風里顫抖个不停。映在河里的倒影，被水波攪的更加支离破碎了。

新生高級農業社，座落在永新河的東岸，這條永新河是一條向南伸展的运河支流。河面不寬，可兩岸的景色，比运河還美。雖說是寒冬臘月，傍河却隨處可以看到一叢叢青翠的竹林子。

社員黃老全吃罷午飯，噙着烟袋，站在屋前的打谷坪上看天氣。尖溜溜的小北風，像針一樣刺痛着他滿是皺紋的臉頰，下巴上的花白胡須在風中飄拂着。但他連頭也沒縮一下，只是用一只手不住的捶着背。一會兒，他自言自語地說：“風還得刮些時哩，河水一時凍不了冰。噫！就再運它一趟吧！”他走進屋里，扛起兩支船槳，轉身朝灶屋門喊道：

“桂娃他娘，你快給我預備些干糧噢！”

里面一個老婆子的聲音應道：“嘿！老頭子，這麼大的天，你就息息吧！讓社里的小伙子們去還不行！”

老全不耐煩地說：“你懂個屁？叫你預備就預備唄！”

灶屋里，老全的老伴洗得鍋碗叮當響，也挺不高興地叨咕道：“唉！近六十的人了，還那麼倔強！真是跟桂娃一個樣。”

老全听了这话，心里不由一乐，从肩上放下木槳，随口跟老伴开起玩笑來：

“嘿嘿！我怎敢跟咱桂娃比？人家是國防軍；可我算个啥？你就……”他不往下說了，緊着又叮囑了一句：“干粮快預备好，船馬上得走，赶天黑前，要把粮食送到站啊！”說完，扛起木槳往外就走。

这一家，就只老全他老夫妻俩。兒子桂娃在五〇年就參了軍，現今是边防部隊的一个干部。老全跟他老伴真是一对快乐人，平时短不了互相碰几句嘴，开开玩笑。

人家說老全的气量很小，但他在吃喝上却是挺慷慨的：你要是到他家去串个門兒，他总要抓把瓜子、青豆什么的待客；与人一同到街上喝杯酒，吃碗茶，也总是爭着付錢，你若不領他的情，他会不高兴，甚至生你的气。可要是向他借把斧子、鋸条什么的，他臉色就很难看。特別是他那条敞篷船，誰要蹬一脚船板，他会胡須抖抖地把你数落得下不了台。因为这一点，就連他那好客的事也給抹煞了。人們短不了在背后說他“自私”和“小气”。

去年夏种时，永新河上鬧起了合作社，老全也报名了。在投資入股时，老全硬是要留着他的那条船。社長、支書再三地动员他，他只是說：“自个兒使了一輩子，舍不得脫手。”其实，他是不相信社，他想：“把船交給大伙，还不給搞坏了！”于是有人批評他：“老全入社不誠心！”这一句話，老全吃不住了，他硬着心腸，把船入了股；但他預先声明：这船仍得由他使，由他保管。社長批准了他这个請求。从这以后，船是入社了，但別人可別想單獨使这只船。別的社員帮他撑撐篙，老全总是百

不称心、不是埋怨不該讓船头撞了岸；就是数說落脚太重了，会蹬坏船板。可他对社里其余的事，却不大上心。人們虽然当面不說，可在背后却評論他：

“老全这是人在社里心在外！”

“生就是个自私鬼！他这样爱船，为什么不关心社？”

“要叫他兒子知道了，气都气死啦！”

“.....”

社里一共有兩条船，另一条是黃七龍的。七龍一报名入社，就把船入了股。这次社里賣余粮，兩条船得运好几趟。老全已經搖了兩天船了，老全也真累得够受了，可他硬撑着要搖自己船上的大櫓。

这里离鎮上收購站是三十多里的小河道，当天往返一个來回要摸黑。这几天上半夜沒有月亮，老全主張晚上不行船，怕將船撞坏。因此决定了在鎮上住宿。今天晌午，老全他們兩条船才从站上回來，社員們立即又把船裝滿了。

天气很冷，老全担心河水要結冰，船回不來。他对社長老陸說：“这天气，不能再裝运了，怕要結冰。”但社長却說要抓紧時間，完成賣粮任务。飯后，老全看看天气，風刮得挺有勁，憑經驗，这样的刮風天，河水就不会結冰。因此他就抗着木槳上船了。

河埠头，一字兒橫着兩条敞篷船，船舷貼着水面。老全用力一跳，上了船。

老全倒底是五十多歲的人了，接連搖了兩天船，腰板骨酸疼的厉害，他把船槳架好，就拿拳头捶起背來，眉心也皺得打了結。这时，社長老陸正在另外那条船上整理粮袋，見到这情

景，說道：

“全叔！瞧你累得不行了，这回你不用去了，歇歇吧！”

說真的，老全也真想休息一下，但想到船，他很不放心。于是說：

“不，还撑得住。”

老陸这人將近三十歲年紀，他不大愛修飾，鬍楂子又濃又密，也不刮它一下。他听了老全的話，知道老全是不放心那条船，就說：

“全叔！你放心吧！船由我負責，保管紋絲不伤！”

老全一声不响，他正把大櫓系上櫓索。那索子是棕絲打成的，年代久了，霉了，老全一使勁，“啪”的一声断成了兩段，老全捏着半截断索子，心痛得不行。沒有索子，船是搖不成的。

老陸隔着船沿，跳到了老全船上，抓起断索看看，說：

“霉啦！現在断了倒好，免得在半路上抛錨！”

老全苦着臉說：“可拿啥換呢？我又沒有第二條。”

这时，七龍提一个飯籃下船來。看到这情景，忙說：“不碍事。我家里还擱着一根，拿來換上吧。那会入股时，我倒忘了这件小东西。”說着，放下飯籃就轉身跳上岸去。

老全呆呆地站着，手里抓着那半截断繩子。

一会，七龍肩上搭着条新櫓索來了。跳上船，熟練地系了上去。社長老陸說：

“給你記上，算作投資吧！”

七龍說：“記啥，那么点小东西，不值几个錢。”

这时，另外几个搖船的青年都來了。船馬上得走啦，老陸拉着老全說：“全叔，你留下，讓他們去吧，船是社里的，大家都

得爱护嘛，不会搞坏的！”

老全执拗地说：“不，还是我去。”

老陸不高兴了，說：“咳！你这人多别扭！把你身体鬧坏了咋办？留下吧，另外分配你工作。”最后这一句是命令式的。

七龍插嘴說：“他舍得？船可比他老伴还親，他能把自己老伴交給人家去……”

話沒有說完，就逗得大伙哄笑了起來。

老全笑又不是，發火又不是。犹預了好一会，想想自己要是再不信任人家也太說不过去了；同时，也感到身体实在太累啦，便悶悶地跟着社長跳上了岸。

小伙子們噦噦喳喳地解了纜繩，拔起篙子，兩条裝載很重的小船，一前一后，順着河道向南搖走了。

老陸和老全在岸上瞅着。老陸想起了什么，沿河追上几步，喊道：“七龍，賬目可別搞錯啊！回來时順便捎个噴霧器回來！別忘啦！”

老全也猛地想起了几句话，他赶到老陸的前面，亮着嗓門喊道：

“船！小心啊！靠岸別慌！重船更磕碰不起啊！”

这天下午，老全跟一幫社員在菜圃里松了一下午土。他們社里种了三畝油菜，菜苗兒長得茁壯茁壯的。

晚上，老全躺在坑上老睡不着，他的一顆心叫船帶走了。他怎么能放心啊？那些魯魯莽莽的小伙子能不把船給磕碰坏了？七龍倒是个老把式，可他在自己船上哪！天又那么冷，要是小北風一停，河水結了冰，破冰回來，那准要把船磨損了！他翻一个身，从被窝里探出头來，听了听屋外的响劲。低声問他

的老伴：“風還在刮不？”

他老伴正迷迷糊糊地要入睡，給老全鬧醒，很不愉快的說：“瞧你像着了魔似的，夜深了還不想睡！刮風不刮風碍你什麼啦？”

老全催促道：“你听听嘛，是不是還在刮風？”

“你耳又不聾，自个兒不好听听？”說完，扭过头顧自睡了。

老全探起上半身，側耳傾聽了好一會：后牆外，那几竿竹子在“沙沙”地發着聲——風沒有停，老全放了些心，倒下身去，蒙着被子睡了。

老全正在朦朧入睡，突然聽見有人叫他，他跳起身來一看，來的是七龍。七龍苦着臉對老全說：“全叔！你的船完蛋啦！叫冰割的四分五裂！”

老全心頭一冷，急忙跟着七龍來到河邊。只見那條船散在冰上，都成了木片了。河水凍得實實的。老全的頭嗡嗡直响，眼前金星亂冒。他火極啦，一蹶身跳到冰上，抓起那把折斷了的木槳，气咻咻地叫罵道：“你們這些家伙，把我的船弄成這樣，我跟你們拼啦！”掄起木槳向七龍當頭劈去。誰知沒打中七龍，倒在自己腿上砸了一下。一陣劇痛，醒了過來，原來是個夢，可腿肚子上還一抽一抽地痛得很厲害。他知道是受了凍，腿抽筋了。經驗告訴他，只要下地站一站就會好的。他咬着牙，撩開被子爬下炕。一陣寒氣，直刺到老全的骨頭里。他站了一會，腿筋舒展過來了，可凍的直打哆嗦，受不住了。突然，他想起了剛才的夢，便熬着冷，仔細聽了听屋外風息了。他心一緊，喊了聲“糟糕！”便急忙披上一件棉襖，摸索到房門邊。

屋外，烏藍的天邊挂着小半塊月亮——是后半夜啦。在月

光下，只見遍地都在閃閃發光——這是霜。多濃的霜啊！這種天氣，河水能不凍起厚冰？一凍冰，船可得遭殃啦！老全呆呆地在冰冷澈骨的院子里站了好一會，嘆一口氣，進了屋門……

天才露出一縷藍光，老全就起身了。這半夜他沒閤一閤眼，睜着眼睛等天亮。連起身後必不可少的一袋煙都沒抽，就往河邊跑。泥路凍得硬硬的，踩上去發出“卡、卡”的響聲。到了河邊，只見那窄窄的小河像一條乳白色的帶子，躺在那里。它不再活潑潑的流動了，沒有了波紋，沒有了響聲。死沉沉地叫冰鋪滿河面。老全的心情跟這條冰凍的小河一樣。他蹲下身來，用手挖起一塊凍住在河灘上的磚頭，在結冰的河面上敲了几下——“禿！禿！”——冰上只出現了幾個小窩窩。飛濺起許多冰屑。憑老全的經驗，這滿河的冰，雖不見得連底凍，至少也有二寸厚。老全又找了塊更大的石頭，雙手舉起，用力往下一擲，“撲啦”一聲，冰被砸開了。他蹲下來，撈起袖口，伸到冷澈骨髓的冰窟窿里一撈摸——那冰足有三寸厚！

老全呆在冰凍的小河邊，想着他的船。這船雖已入了社，可倒底是自己用血汗換來的，使了半輩子了啊！在往年間，要碰着這種天氣，再重要的事也不往外搖啊！

天大亮了，東方的天空里浮起幾片玫瑰色的、輕紗一樣的彩霞，天色藍得像被水沖洗過的一樣。樹上、地上都結滿了白霜。天氣冷得驚人，老全凍的鼻子都發紅了。他默默地蹲在岸上，抽着悶煙，心情是那樣的沉重！

老全的老伴提着水桶來河邊汲水。她比老全小個三二歲，臉上也爬着好幾條皺紋，可每一條皺紋里都透出來一股喜氣。

在这美丽的朝霞掩映下，看來她仿佛还很年輕似的。她見老全在冷森森的河边發呆，知道他是为了船在心里犯难，覺得又生气又可憐他。她走近老全身边，說道：

“人家搶救了半宿菜苗，你可还在这兒發呆！”

老全回过头，不解地問：“你說啥？菜苗？”

他老伴放下水桶，把双手伸到嘴边，呵了几口气。然后插到棉襖的衣襟下边，說：“可不是！人家社長黑半夜起來，一見息了風，就叫起几个青年到菜圃上去堆起柴草，生烟赶霜冻，要都像你那样，一点不关心社，菜苗还不全冻坏啦！”

老全站起身問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他們才回來——衣服上都結起霜啦！”

“哦！”老全長長地出了口气。帮老伴从砸开的冰窟窿里汲了一桶水。他心里覺得有些慚愧，自己在昨夜也發覺息了風，下起霜，可当时为什么就不想到社里的菜圃？人家社長……

老全帮老伴把水提到了家里，坐在灶脚下生起火來，可他的心又回到了河边。冰！这該死的冰！那些个毛头小伙子准会砸开冰把船搖回來的，木船准要給冰擦得滿身是伤。

正在做早飯的时候，社長老陸到老全家來了。他衣服的肩上、背上还湿漉漉的一大片；不戴帽子的头髮上冒着几縷霧气。虽然是大冷天，但鼻尖上还冒着几顆細細的汗珠。他半夜沒睡覺，精神还那么兴奋。一進門，他來不及坐下，就冲老全說：

“全叔！咱那菜圃总算搶救得及时，沒出大問題；可还是受了些損失，靠边沿有不少菜叶給冻坏了。你看有啥法兒想不？”

老全覺得有些难过，瞧人家社長多為社操心啊！可自己……老全不好意思地說：“你看我这老糊塗，昨夜也沒來一起搶救……。冻坏的菜苗可不能馬上給晒太陽，要蓋上它，讓它慢慢解了冻还不得事。要不然，可要晒枯嘞！”

沒等老全說完，老陸就着了急：“嘿！你看，天一明我們就把盖着的柴草都給取掉了！我馬上就去……。”

这时，太陽已露头了，照得老全家的西牆角上一片鮮紅。老陸轉身往外走，老全也跟了去。

老全和老陸到了菜圃，把柴草又盖到菜苗上。不一会，就弄妥貼了。老全搓搓冻僵了的手，又想起了自己的船，他对老陸說：

“社長！咱們这船可咋办呢？那么厚的冰，要砸开冰硬撑回來……。”

老陸說：“不要緊！他們会想办法的。”

老全叨咕道：“还能有啥办法？这一帮嘴上沒毛小伙子……”

这一个上午，老全弄得坐不安立不安的。他不时地跑到冰冻的小河边，呆呆地瞅着小河南头拐弯的地方。这冰也真結的太厚了，太陽晒上去仿佛消失了力量，半点都不溶。只是在冰上泛起一片銀光。

晌午，老全又踱到了河边。他還沒站定，就听到小河南面隱隱傳來“咣咣”的声音。老全尖起耳朵听了听，确实是有人在砸冰。心想：“果真砸冰回來了！”他連忙沿河边小路，跌跌撞撞地向南奔去。

到了小河拐弯的地方，就在那一叢濃密的竹蔭下，有一条

敞篷船在破冰而來。淡淡的陽光透過竹枝，洒下來許多金黃色的斑點落在冰上、船上。老全一看，就認出了是自己那條船。船頭上站着兩個小伙子，手里都舉着個什麼東西，在冰面上砸一下，就發出“咄咄”一聲，冰屑、水花濺得滿天星。頭舵里也有一個小伙子，握着船槳，在忙碌地左邊一推，右邊一划，把碎冰撥到靠岸沒被砸碎的冰層下面去。船梢上掌大櫓的青年，顯得很沉着，一推一扳，使船身沿着河漕穩穩地蕩過來。

老全一邊奔一邊喊：“小心啊！砸破的冰可比刀子還鋒利哪！糟糕，船准是磨壞啦！喂！小心！”

船上的小伙子見是老全來了，都存心跟他開玩笑。他們都裝起了苦臉，這個說：“全叔啊！可壞啦！船磨的像刀劈過一樣了！”那個說：“可不？舵里弄出兩個大洞啦！”

老全听得直冒火，拉長了臉，在岸上跺着腳嚷開了：“嘿呀！你們這伙冒失鬼！看你們鬧的！這，這可咋辦啊？”他心中暗想：誰說做夢沒有准頭，這不是應了嗎？

一個青年忍着笑說：“咋辦？這船你已入了社，壞了又不壞着你一個人！”

老全顫抖抖地道：“可我……唉！這船！”他覺得鼻子里酸溜溜的。他一眼不眨地看着他們。原來他們砸冰用的是兩柄打鐵用的錘子，牢牢地縛在一截竹竿上，大概是向鎮上鐵器生產合作社借來的。

這時，他突然想起另外那條船來：嘿！為甚么偏我這條船當開路先鋒？鬼知道七龍懷的是啥心眼！于是他氣沖沖地問：

“嗨！七龍他們那條船呢？”

砸冰的一个青年說：“在后边！”

老全向小河尽头張望着，可除了那条窄窄的浮着碎冰的小河之外，什么也看不到。他再看看砸冰小伙子，一个个渾身上下都濺得水淋淋的。他們操作得很有条理，配合得也很好，不使一塊碎冰擦着船帮。同时船身也看不出坏在哪里？咋說损坏得厉害呢？

老全急楞楞地望着他們。冰在他們的錘下發着脆响，一塊一塊地被砸下來、划开去。船行得很慢很慢。老全心想：“照这样慢，怎能半天就回來啦？”他問道：“砸了三十里冰，咋只用半天時間啊？”

船上有一个最爱开玩笑的青年說：“嘿！我們有魔法呐！比土行孙的土遁还强的冰遁！”

另一个道：“別俛闊啦。全叔，咱說真話吧：昨兒夜里，我們都睡在粮站上，后半夜七龍叔發覺風息了，就把咱大伙喚起來，到河埠一看，嘿！河水可結冰啦！我們怕耽誤時間，便趁着剛升起的月亮开了船。可七龍叔記起了社長叫捎一个噴霧器的事，他就讓我們这船先走，他們那条船等天明办了噴霧器再往回开。好在我們給他們开了路，他們走起來就順当啦！我們为了砸冰，还特地敲开粮站隔壁的鉄器社，借了这家伙呐！”他把手里的鉄錘子揚了揚，“这家伙很称手，要不是它，咱們还回不來哩！”

老全“哦，哦”地应着。听到这兒，他又叨咕道：“可你們，咳，这船……”那个青年說：“放心吧！全叔！船半絲兒也沒伤。不信，等会靠了岸你檢查吧！是社里的东西嘛，誰能不受护？”

船还离埠很远，老全已用石头把埠口的冰都砸碎了。船一

靠岸，老全沒等小伙子們上岸，就跳到了船上，船頭船尾都檢查了個遍，却找不見半點損傷。他下船來，又伸手到冰涼的水里摸摸船底板，除了靠水面的船幫上結着些冰棱外，下邊是光溜溜的，連一絲觸手的地方都沒有。這時，壓在他心上一塊大石頭，一下子掉下了。他臉上深深的皺紋也一條條舒展開來，他真感激這幫年青的社員。他想：“瞧他們平日嘻嘻哈哈，啥事都不經心。可破冰行船，不使船弄傷半點，這可不是容易事啊……咳！”他幫着小伙子們從船里卸下空糧袋、飯籃、被窩等東西。心里却弄得七上八下的，不是個滋味。這些年輕人愛護公物的行為，使他感動，也使他深深地自疚着。

這當兒，一個青年側着頭聽了聽，說：“七龍他們來了，你們聽——”大伙一靜，果真聽到有船槳打水的聲音。

不一會，七龍那條船已望得見了，小伙子們迎着飛跑上去，老全也跟着往前奔。靠近了，岸上的小伙子沖七龍船上喊：

“我們給你們開了路？怎麼還這樣慢？”

七龍正把着大櫓，抬頭接嘴說：“我們可還嫌快哩！說的倒好，給我們開了路；等我們天一明買了噴霧器開船時，冰早又結的厚厚的了。你們看——”他一手把着櫓，彎腰從梢兜里提起來一柄同樣的鐵錘。“你們看，我們還不是一樣使這家伙砸到十里灣。過了十里灣，冰才結的薄了！”

岸上的人們嚷道：“怪不得！開頭我還嫌你們吃現成的哩！原來你們也砸了十多里的冰啊！”

船要靠岸了。船頭上站着一個小伙子，他用竹篙冒冒失失地朝船後的河心里一撐，想使船快些靠岸。誰知這一篙使